

# 玉蜻蜓

魏奇

吴清汀

编写

話本小說




《话本小说》第三辑

# 玉蜻蜓

根据传统弹词整理改编

吴清汀 魏 奇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玉蜻蜓（《话本小说》第三辑）

吴清汀 魏 奇编写

---

江苏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辑

（南京建邺路174号）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4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55·281 定价：0.96元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遭迫害小春妹庵堂脱俗  
觅知音申贵升洞房出走……………( 1 )
- 第 二 回 痴心一片申贵升庵堂表真心  
人情已淡王智贞佛门不领情……………( 8 )
- 第 三 回 留居庵中共享人间之乐  
寻找主人书僮失魂落魄……………( 16 )
- 第 四 回 失丈夫张氏发怒  
查东人小仆受责……………( 24 )
- 第 五 回 初搜庵小尼施巧计  
再搜庵文宣哭观音……………( 29 )
- 第 六 回 权衡利弊张国勋求情  
惊闻母病张秀英归宁……………( 44 )
- 第 七 回 打巷门张秀英施威  
题雅号雌老虎闻名……………( 51 )
- 第 八 回 避官究文宣出申府  
见留银娘娘始动情……………( 61 )
- 第 九 回 染沉疴申贵升托孤  
抱遗恨弱书生归天……………( 67 )
- 第 十 回 受重托王智贞云房产子  
题血诗老佛婆南濠送婴……………( 72 )

- 第十一回 看夜戏朱门喜得子  
瞒众目陆氏假产子.....(78)
- 第十二回 宠娇儿豆腐店火烧  
遭灾祸朱小溪发疯.....(86)
- 第十三回 度饥荒朱陆氏卖儿  
访民情徐上珍得子.....(91)
- 第十四回 三搜庵佛婆巧周旋  
放长线张氏认义妹.....(99)
- 第十五回 沐圣恩文宣封三品  
思旧情僮儿回申府.....(111)
- 第十六回 双双守信念终成亲眷  
归还卖身契张氏施恩.....(120)
- 第十七回 救灾民苏州府遭贬  
索库银徐上珍告借.....(127)
- 第十八回 徐元宰容貌惊申府  
申张氏思夫养义子.....(132)
- 第十九回 老双亲爱子欲断肠  
小元宰尽孝约三章.....(139)
- 第二十回 观龙舟惊喜见珍宝  
朱三姐被迫吐真情.....(144)
- 第二十一回 小家人暗查获佐证  
徐元宰一榜中解元.....(154)
- 第二十二回 见血衣张秀英怀旧  
奉母命徐元宰详诗.....(159)
- 第二十三回 徐元宰寻母独闯法华庵  
王智贞见子昏倒观音殿.....(165)
- 第二十四回 时时盼儿儿在面前不敢认

- 日日思夫夫做亡人恨方深……………(174)
- 第廿五回 除心患张氏父女共设圈套  
受蒙骗徐家二老惊听奇闻……………(184)
- 第廿六回 悲凄凄老夫妇愤然去故里  
战兢兢王智贞勉强回申府……………(191)
- 第廿七回 哭吟遗诗老家人堂前哀求情  
逃出虎口母子俩千里寻善人……………(199)

## 第一回

# 遭迫害小春妹庵堂脱俗 觅知音申贵升洞房出走

诗曰：

只为闺中孽障，方成世外姻缘，  
那知一病命难全，辜负如花美眷。

休道春兰秋菊，应怜雏凤孤鸾，  
还望大力扶婣娟，免教黄泉抱怨。

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一段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来。话说吴门才子申贵升，幼年失父，传下万贯家财，堪称苏城首富。那申老人临终前，将小贵升托付给孩儿的舅舅、当今吏部天官张国勋。又把先生王伯岁招到床前，说道：“先生，老朽将去矣，万事无憾，只因小儿尚幼无知，望先生不惜教诲，将来考上功名，也是先生的恩德！”先生答道：“员外放心，在下自当尽力扶助公子成人。”

申员外去世后，王伯岁搬到申府中来住，日夜潜心教导小贵升。小贵升认真攻读，日长月进，不几年工夫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精，文思敏捷，聪明过人。先生心中自是欢喜，他看看贵升功课已学到了八成，劝他去考功名。可这申贵升考了个秀才，就再也不思进取。先生无法，虽然仍教他诗书作文，但“功名”二字只好由他。

这申贵升为何不思进取？原来是他暗暗看中了先生的独

生女小春妹。这小春妹长得眉清目秀，面似芙蓉，虽然年纪尚幼，但她聪明伶俐，十分讨人喜爱。她自幼跟在父亲身边，攻读诗文，习练书法绘画。因慈母去世过早，随父亲来到申府。几年来，她见申贵升虽出豪门，并无纨绔子弟之习，而且读书认真，待老先生如亲父般孝敬，春妹甚是感激。

谁料，申贵升与春妹的亲近，竟让申贵升的舅舅暗暗瞧见了。这舅舅张国勋心想，申贵升家财万贯，才学超群，将来一定能成大器。因此，早与夫人私下商量，将小女秀英许配与他。想不到，这穷教书的王伯岁的女儿却让贵升迷恋上了，这岂不影响我的大事？便心生一计，决心将他们父女赶出申府。于是命家人将王先生喊来。王先生立即来到大厅，叩见吏部天官大人。张国勋开口道：“先生，今有一事想向先生打听虚实，不知可否？”伯岁忙答道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，尽管赐教，小人从命便是。”张国勋道：“先生受申府优厚恩惠，容当专心教诲申家遗孤好好读书，将来成名光祖才是。但如今听说贵升不思进取，是先生导致，不知是真否？”王伯岁听了，浑身一惊，连忙跪下，说道：“大人所言是虚，小人自受申大人重托，一心施教，只望申公子用功勤读，进取功名，将来京城登榜，方不辜负申大人的期望。小人怎敢诱引公子不思进取？”他的话音一落，张国勋脸色陡变，正色道：“先生不宜抵赖，那女儿不是日夜缠着申公子，公子才不思诗书的么？”王伯岁听了，急忙说道：“不是小女去缠公子，是申公子喜爱小女。”张国勋发怒道：“放肆！明明是你要教女儿去缠申公子，你想的是申家的家财。从今天起，命你们搬出申府，再不要进来了！”说罢命家人将王伯岁父女赶了出去。



却说那王伯岁一生廉洁高尚，专心致志教人子弟，从未受过这样大的打击。张国勋有意嫁祸于他，实是痛苦难言。现在被赶出申府，拉着小女，站在路边，不知向何处去？王伯岁回想自己半世辛劳，如今落得如此地步，不禁悲伤起来。他牵着小春妹来到亡妻的坟头，痛哭一场。然后，回到破壁残砖的家中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挣扎人生。由于心愤难平，加上饥寒交迫，不久王伯岁一病不起，又无钱医治，岁首便告别了人世。丢下可怜的小春妹哭得死去活来，只好求邻舍叔伯埋下父亲的尸体。孤独一人往后怎么生活下去？小春妹越想心越寒。好在左右邻舍添衣补食，没让这幼女沦落。

再说，那申贵升这日外出访友，回来后见先生不在，便去先生房间寻找，不见；又去春妹房间询问，亦不见王伯岁父女，心中不觉奇怪起来：他们从来不出门，这时刻却哪里去了？忙唤来家人，一问，方知是舅舅将他们父女赶走，好生气愤，急忙吩咐家人前去追了回来。谁知，他的话刚落，张国勋从屏风后走出来，喝道：“谁敢？”申贵升见舅父来到，慌忙跪下，问道：“大人，不知先生为何被逐？”张国勋没好脸色，回答道：“那王伯岁有负你父重托，日夜教你不求功名，只贪风花雪月，岂不是有意断送了你的前程，这样的先生还留他作甚？”申贵升听罢，心中暗暗为先生抱不平，急急解释道：“舅父大人在上，请容卑甥禀告，孩儿不思进取，实非先生所教，纯属孩儿的本性所致。望舅父大人可怜先生父女，允我去把他们请了回来。往后孩儿认真读书就是。”

申贵升哪里知晓张国勋实是怕小春妹被申贵升看中，误了他的算计，已经将王伯岁父女赶走，哪能容许再将他们请

回！申贵升话刚说完，只见张国勋勃然大怒，对老家人王定喝道：“老王定，你替我通告各门，从今以后，谁也不准放王伯岁父女进来，违者按家法治罪！”老王定连连应道：“遵命！”张国勋手一摆，王定退下。他又回过脸来，对站在一旁的申贵升细声劝道：“贵升，自你父母辞世后，我把你当作自己亲生儿子，日夜盼你长大成人，考取功名，好光宗耀祖。而今你不小了，他人均已功成名就，唯有你还是这个样子，为舅的心中实是难过，对不起你的父亲！”说着，竟然落下几滴泪来。一会，他又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在家攻读诗书，习练文墨，争取明年大考时金榜题名。”申贵升默默听着舅父的话，并不作声。张国勋用过餐后，便起身回房去了。

申贵升没能在舅父面前保住先生父女，心中闷闷不乐，连日来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幸好有老家人王定的劝说，才进了饭食，勉强打起精神。成天拿笔画画花草，作作诗词，消除心中之闷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两年一过，申贵升已十六岁了。张国勋为了使他安下心来，决定让小女张秀英与申贵升完婚。消息传到申府，申贵升一时昏了过去。他心中思念的只是春妹，不是秀英，但如今舅父之命难违，如何是好？他越思越痛苦，越思越想见见春妹。于是，当晚悄悄带上银两，唤一书僮带路。找到王先生家。申贵升一看，几张芦席，几片破瓦，一间风能吹跑的破屋。住着先生父女二人，真是寒酸啊！书僮上前叩门，叩了几下不见有人出来。申贵升自家上前去叩，轻声呼道：“先生，学生前来拜谒，请开门！”仍不见里面传出应声，他心中好生奇怪，他们难道这么晚还不曾回家？于是，申贵升去找邻舍，想问个究竟。邻舍看看

他的模样，心想：这位公子来问王先生做甚？便问道：“不知相公尊姓大名，找王先生有何事？”申贵升答道：“小生姓申名贵升。先生乃是我的恩师，今特来拜望。”这申贵升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则已，一说出来，那邻舍老人听了十分气愤，脸色陡变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就是申公子么，那王先生不是两年前已被你家赶了出来，还问他做甚？”说罢，便欲回屋关门。申贵升一把拉住老人，央求道：“公公有所不知，王先生被我舅父张国勋赶出门，情由一言难尽。我只求你老告诉我，王先生如今怎样了？”老人回过头来，看了看他恳切的眼神，猜想里面定有不少曲直，说道：“王先生自从被你家赶出来后，不到半年，就病亡了……”申贵升听到这个消息，犹如晴天霹雷，脑子轰的一声，人倒了下去！书僮和老人见了，不觉大惊，连忙扶起。两人将他抱到屋里，老人点上油灯，唤儿媳立即倒来糖水，用汤匙灌了两口下去，申贵升方才醒来。醒来后，痛哭不止。哭罢，他又问道：“那春妹姑娘哪里去了？”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自父亲去世之后，只剩小春妹孤女一人，幸亏乡亲父老怜惜，未遭不幸。一年后，那姑娘长得出众，三乡四邻前来求婚的络绎不绝，那姑娘硬是不嫁，说什么红尘看破，要当出家人！果真，她就走了。到底去了何处？众人也不知晓。”申贵升听完，十分悲切。临走时，申贵升叫书僮取出银两，委托乡亲将先生的坟墓修葺一下，来年清明定来亲自挂纸。

乡邻们暗暗称赞公子有德行，送了一阵，就随他们去了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，张国勋一心筹备小女张秀英与申贵升的婚事，佳期选定，就向亲朋下了请柬。这一日，申府内内外外打扮一

新，张灯结彩，好不气派。张国勋亲自张罗，贵宾高朋满座。花轿抬至堂前，鸣铙不息，吹打弹唱，盛况空前。申贵升由人陪同来到花轿前，揭开轿帘，新娘从轿中挪出，一位绝世佳人真如仙女来自蓬莱，众人赞声不绝：“好一对男才女貌的夫妻！”忽然，悦耳的喇叭响了三声，新郎新娘一齐参拜，一拜天地，二拜父母，然后夫妻双双对拜。拜罢，新娘便进入洞房去了。堂前，庆贺的客人开怀畅饮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，那申贵升自送新娘进洞房之后，独自躲入书房，心中闷闷不乐。他坐在书案前，看着墙壁上挂的先生书赠的条款，如今是物存人去，不禁悲伤起来。再看着先生的条款旁边是春妹画的荷花图，更是思念小春妹，不知她何处栖身度着风雪秋冬。

过了好些时辰，酒筵已散，宾朋渐渐退去，家人来书房劝新郎快快进洞房，和新娘完婚。申贵升无奈，只好来到洞房。洞房花烛照人，该是佳期良宵，应享人生之乐。谁料，这新郎进得洞房，无心去床沿陪伴美人儿，只是走近书案前，坐下，随手拿出一本诗经，对烛默读起来。那新娘静坐在床沿上，等候郎君亲手揭去自己头上的红巾。可是，等呀，等呀，只听见郎君进房脚步声，却久久不见他来到自己身边。这新娘不同一般人家闺秀，她自幼在官家任性惯了，于是自家揭去盖在头上的红巾，一看，新郎坐在烛前自顾读书去了。张秀英见了郎君这等模样，又喜又忧。喜的是申公子头戴大红文生公子巾，顶门缀玉片，粉红双丝带背后飘洒，腰系丝绦，足蹬高腰袜，厚底靴，左手拿彩扇，右手拿书卷，眉目清秀，面如敷粉，唇似丹珠，文质彬彬，好一位英俊的君郎！忧的是，他为何视闺人不过问，这洞房之夜不恋

切切春情，却一心只读诗书，见他那眉宇间似乎有一丝愁云，这是何故？

“郎君，夜已深，望保重贵体！”张秀英轻轻说道。

“嗯。”申贵升应了一声，转身又看书去了。

“郎君，你如此用功，将来一定功成名就，为妻万福！”秀英见贵升不思就寝，就改口说另一些话了。

贵升听后，心中尽管不悦，但不敢发作，就借机脱身道：“娘子所言甚是，待贵升书房再温一会功课罢了。”说罢，就动身出了洞房，朝书房走去。

来到书房，他推窗远眺，一轮明月高悬，他对天长叹一声：“小春妹，此时你在何处？”突然一想，那日乡亲们不是说她出家了么？她出家自然是进庵堂当了尼姑。这姑苏城内外庵堂无数之多，到底进了哪家庵堂呢？我为何不去探听探听？唉，今生今世能见春妹一面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！想到这里，便关上窗扇，和衣倒在床上，打算明晨去城内外走访走访。谁知，躺了一会，反复一想，觉得差矣！我已与表妹张秀英完婚，再去寻春妹姑娘，不但自己会遭非议，说不定还会给春妹招来凶祸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只有悄悄逃出门，暗地寻访才是。主意一定，他急忙换了衣裳，取了些碎银，朝后院走去。申贵升弃洞房，撇佳人，私下逃出，要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痴心一片申贵升庵堂表真心 人情已淡王智贞佛门不领情

话说申贵升自洞房出走，悄悄来到后院，正欲向后门走去，不料树荫下闪出一个人影，只听那人轻轻呼道：“大爷！”贵升不禁大吃一惊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贴身书僮文宣，方才放下心来。便问道：“文宣，这么晚了，还在此作甚？”文宣忙跪下，答道：“小人侍奉大爷，不敢离开左右，大爷要往何处去？小的跟随侍奉。”申贵升道：“啊。今宵月明星稀，大爷后院散散步，即刻便回房去。你只管自己去睡觉好了。”说罢，将手一摆，文宣只好退了下去。

你道，这文宣为何躲在此处挡了大爷的去路？原来，今宵是大爷的红喜时辰，文宣和周青一班小兄弟平时粗茶淡饭，不曾有美味佳肴尝新，今天酒筵上熏鱼、肴肉、火鸡、春鸭、对虾、河蟹，山珍海味，样样具有，喝了一个痛快，行令猜拳，闹了个昏昏沉。其他的宾客散尽，他们这才收场。

单说这文宣刚才多喝了几盅酒，自觉支撑不住，早想离席，无奈小兄弟们不肯放过，只得陪个半宵，这才退下，摇摇晃晃，径自朝自家睡房走去。文宣的睡房是在大爷的书房和卧室之间。他先经过卧室，这卧室如今布置成新房了。窗花上贴着红纸剪的一对戏水鸳鸯，洞房里大红喜烛放出来闪闪抖动的红光，这光抖到窗花上，使那对鸳鸯真的在水中戏

要起来。文宣看了一会，想道：“里面怎的没有动静？是大爷和娘子趁早歇息了吧！”忽然听到更夫敲了三下鼓声，才知已经夜深了，大爷和娘子定是睡了，不能去打搅。想罢，文宣轻步走过洞房，再往前走。谁知，当他拐过走廊，望见大爷的书房窗户上透出灯光来。怎的？是大爷刚才来过，还是小的忘记熄灯？他加快脚步，来到大爷的书房窗下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！大爷洞房花烛夜怎么不在新娘房中，独自在这书房里看书？若是别人走这里过，一定赞叹大爷如此用功。可是这文宣平常知晓大爷的脾气，大爷是从来不愿用功啃那些书本的，倒喜欢写写画画，或者是和人高谈阔论。今晚，大爷破例，独自在书房读书，定是心中有事，待我进去看看。于是，他走近房门，抬起手来，正欲敲下去，忽然一想：不可！方才从窗户看见大爷神情忧郁，面无喜色，定是有不快之事，不可前去触动他的心事。想到这里，文宣放下了手，暗自转身回到自家房中去了。

谁知，这文宣是个重情的孩子，平时大爷待他甚好，今晚大爷有心事不去洞房与新娘合欢，一定烦闷不安，说不定闷出什么事儿来。他越想越睡不着，干脆起床，穿了衣服，悄悄坐在床上，打开窗户，望着对面大爷房中。果然不一会，大爷从房中走出，掩了房门，向后院走去。文宣看得真切，也随后尾随上来，来到后院花园中，文宣躲入树荫处。只见大爷站在月下，长叹一声，对空吟了一会诗，便四周望了一下，抬步向院门走去。

文宣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：大爷深夜要上哪里去？莫非他、他要轻生……？！他慌忙从树荫处跑了出来，跑在大爷的面前，道：“大爷，这么夜深人静，切不可外走，要散散心，只是在花园中溜达溜达便了，小的陪伴在旁，听候使

唤。”文宣哪里知道，申贵升此时怎的有心思在花园溜达溜达，巴不得文宣赶快走开，好独自出门去寻找春妹。申贵升见文宣不肯离去，便心生一计，说道：“文宣，大爷心中有事，想题诗作画……”还没等大爷把话说完，文宣急忙回话道：“待小的去书房取来纸笔。”说罢，起身走了。贵升连忙喊住：“且慢！你平素知道大爷题诗作画都好作在扇子上。我命你今宵上桃花坞买来十把纯丝绸折扇，我在此等候。快快去吧！”文宣只好从命，匆匆离开后院，向前门走去。这文宣虽年小，但办事心细，他走在路上想道：吏部天官张国勋大爷曾有吩咐，命俺跟随大爷，不离左右，小心伺候，若有半点差错，那就担当不起了！刚才大爷要我连夜去桃花坞买扇子，是不是故意将我支走？今晚情形不大对头，倒不如再同周青哥哥招呼一下，以防不一。主意已定，于是来到门房，叫醒周青。那周青生得肥头大耳，今年十八岁整，比文宣大两岁。两人乃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兄，甚是要好。文宣道：“青哥，我出外替大爷买扇，有些时辰回来，故有一事相托。”周青揉了揉眼珠儿，惊奇地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定是喝醉了！这么夜深你上哪儿去买扇子？”文宣道：“青哥有所不晓，大爷今宵不知何故一时兴起，吩咐小的连夜去桃花坞买回十把丝扇，他说是要题诗作画，小的怎敢不从？因此只好托你为我照顾一下大爷。大爷正在后院花园散步，若要出去，请你尽力劝阻；若是劝阻不住，你一定要问明大爷去何处，以便我回来后赶去侍奉左右。”周青本想再问大爷今晚为何不在洞房陪伴新娘，独自在后院花园散步的缘由，只因他向来不管闲事，也就懒得问了，便点头道：“兄弟只管去了，请你放心。”文宣立即匆匆往桃花坞去了。



申贵升见文宣走了，便抬起步子急急向院门走去。刚到门口，只见门房内闪出周青上前问道：“大爷要上哪里去？”申贵升心里一惊，止住步，望着正在叩头的周青，不禁火从头顶起，暗道：大爷的行动怎么有许多管家人管着？岂有此理！他突然大声喝道：“周青，还不替大爷打开院门？”周青猛一抬头，看见大爷怒目圆睁，哪里还敢多问，慌忙把院门打开，让申贵升出门去了。

申贵升出得门来，独自一人蹉跎街头，走了好大一会，只见前面有一条小巷，曲曲弯弯，巷口立有一块牌坊，上面写着“集长灵”三字。申贵升心想，这是什么所在，怎么不曾到过？待我入内看看。于是，走了进去，只听见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钟鼓之声，这种声音既清幽又悦耳，既庄严又典雅，顿时使他耳目一新。莫非附近有寺院？再一细想，不对，姑苏城内城外，多少名寺大刹，什么枫桥的寒山寺，西园的五百罗汉，哪里没留下我的足迹？这条偏僻的小巷中又有什么寺院，不妨去看个究竟。他寻声而去，直至巷底，果然见绿树掩映之中一道黄墙，真是一座庙寺。走近门口一看，匾额上写了三个大字“法华庵”。申贵升不看则已，一看十分惊喜！这里是庵堂，说不定春妹就在这里面，待我前去探问。正欲转身前行，忽然想起这庵堂是尼姑居住的地方，平时只有太太、奶奶烧香敬佛，怎能放得男人进去？忽然又是一阵罄钹之声传入耳中，申贵升心中真是好不生急！他看看天色，渐渐黎明，干脆等到大天亮，再作主张。

申贵升在路边选了个干净的地方，埋头坐了下去，又不敢睡着，只好心中默默寻思二年多前王先生的教诲和小春妹的伶俐音容……

等了不大一会，天大亮了，路上开始有行人了。申贵升